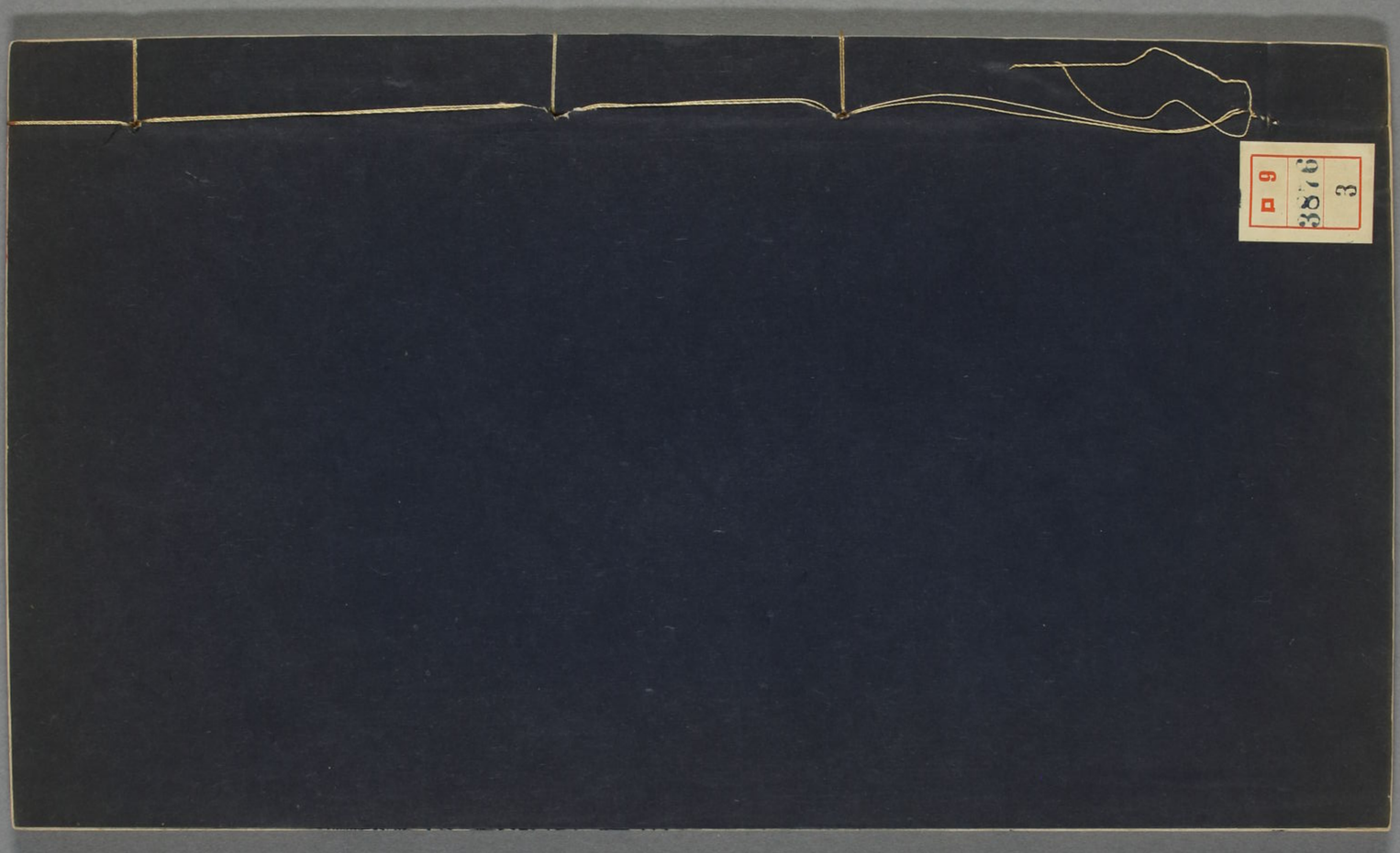

帝国大学農科大学
昭和26年6月6日
農業

門 9
號 3876
卷 3

彙纂功過格第三卷

修身格 總論

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五。則一敦倫而已矣。然孔門論學。孝弟之後繼以謹言。而修身之事畢矣。然修身之功。朱子因祖述之而作小學。明以巧令之戒。省身之功。曾子因祖述之而作大學。明以敬身。交勉厥修。蓋視聽言動。因所以閑邪而盡仁也。故盡倫條後。次以修身。○按修身之功。總不外乎言行。而見於外者。必本諸內。則存心之所係為甚重已。然使不明乎善。又豈能誠其身乎。故以致知為首。繼以存心。次及於行。誼言語。要其最切於人之身心者。無過色財兩端。故另為拈出。而敬則可以絕淫。淡則可以止貪。故以事神惜福終焉。廣義萬善皆備於吾身。修身者。知之眞而守之篤。而其能知能行者。要在忘忘。立。氣舊始以勇猛精進。終以貞確不移。則雖愚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6.6.6 購入
藏書

而必明雖柔而必強人惟狥欲忘返是以安於怠惰
而不爲功過格訓誡雖多愚請約言其要亦曰力去
夫使安之習而修
身之全功其斯矣

致知修身之一綱 總論 修身本於誠正而誠正必先
致知致知以知之未真者必不能爲行之極至也
但致知之功有其要焉有其漸焉物理所在所必
宜究心者審其何者爲切斯有得於要矣今日格
一件明日格一件循序而臻隨時而進斯有得於
漸矣非然者不失之泛即失之雜○徐紫崖曰學
者致知必量其力必審其境其不能知者不必知
也其未暇知者無急知也惟先就夫人倫日用之
切於身者默體精研以求實得於心庶幾行事可
以無失修身之必先致知者以此近世爲害

於其言竟以致知爲逐末之功於先立身行已治
家處世之道漫無把握而窮思極索至如天地氣
化之幽玄萬物象數之廣博求之惟恐不盡百負
爲儒家所不可不知不幾於用心之荒而無當乎
程朱諸先生蓋嘗痛言其弊矣朱子曰且須立箇
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
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千已甚事是知無禪於
修身者不可爲致知也○荀子曰無用之辨不急
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
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致知者須識此意○郁天
民曰俗儒亦不可謂他不窮理却只將在物之理
來揣摩更不爲吾身心地所以費一生精神便窮
得許多物理却無用只爲物窮不爲已窮朱子曰

學者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若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添得許多驕吝。世之誤認致知者多矣。先儒此等論。不可不早聞也。

一功喜看嘉言善行。記誦勿忘。發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伊川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蒙養朱子曰。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那一句有切於心。今只包單說道好。如吃物相似。件件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多識前言往行者。又當觀朱子此論。方爲眞實用功。○審察事物。必令確實詳明。實有見地。勿以粗淺自安。發明許台仲曰。人有極小極近事物。終身模糊不能別白。只是粗浮不經心故。○高景逸曰。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人耳目便非閒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己事也。

心體會。發明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已讀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許魯齋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一。言。一。句。自求。己事。非止誦書作文已也。○秦檜嘗對胡和仲曰。令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正以其可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朱子曰。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

矧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嗄乎豈獨◎觀法古人至誠嚮往。發明陳幾亭曰。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附錄朱子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他。如此用精神者矣。◎好問不擇人。虛懷集益。發明張子曰。人多恥於問人。始得。◎事理所在。學問參詳。又必默體精研。毋使有疎略疑似之失。發明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朱子曰。某常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說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做那鈍底工夫方得。◎聞一善言。肅然內返。發明李謙菴曰。昔人云。日行一善事。日聞一善言。庶不虛過一日。欲聞善言者。何益。將以反觀而實踐之。如其未能。則必刻意厲行以求合於其言。如是乃爲眞能聽納善言者。若徒嘉嘆之。稱述之。何異飄風浮雲之過耳目。雖日聞善言。亦何用哉。○陳幾亭曰。讀古人書。見的須是去問人。始得。◎

一善事。只作一番可喜可慕忽過。見一不善事。只作一番可恨可賤忽過。句句不貼到自身上。如此亦有何益。○聞善言一謂目前人言論。一謂古人言論。兼採兩說可作補註附錄林志唯先生夜坐讀薛文清公讀書錄掩卷喟然嘆者三四。其家人曰。何謂也。曰。嘻嘻。余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文清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纔見文清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文清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諾一言涉於輕。矣纔見文清錄云。凡與人言。創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噫嘻。出前之悔。原於弗覺。而今尚可諉於弗覺乎。薛先生教我矣。薛先生教我矣。又曰。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汗出。掩卷深思曰。爾閉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羞恥而冒為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為。慎之哉。慎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示於冥冥中。為讀愈大矣。席文輿曰。此可為讀書者之法。正虛齋先生所謂讀書須切己體察也。讀一句

便如是反求而力行一句。何患不到聖賢地位。◎遇淫書屏不敢窺 附錄 李旿江曰。文之化人也淺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人心竅。不是過也。常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頑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遯之篇。則意先馳於山水石。咏宮體之詞。則志不出於奩匣。交見於外。心動於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誠非涼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按先賢於簡策文字之中。防慎其所觀也如是。而況於淫書。敢不淡惡而痛絕之也。

三切一事辨論。虛心下人理長則受 發明 徐偉長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 附錄 陳幾亭曰。有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暗。出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識。事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深思而後得之。有取資之識。雖深思。未必得也。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此三者。在衆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惟能取於衆。能竭其心思所以爲聖人耳。

一。日。于句當不。使開。過。於此憤然發憤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呂東萊曰。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鄒東廓曰。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不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一用之。則其才必眩。諺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黃山谷與徐甥師川書曰。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須謝去外慕。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心一處。無事不辦。○尹和靖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朱子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得一。不間斷。吳康齋曰。古人讀書。必須專心致志。不出戶庭。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

五功　察理揆事。遇精微闇奧。轇轕疑難處。能精思求通。

發明　朱子曰。事有最難底。或外面阻遏做不得。或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挐時。及纖細委曲難處者。全在人理會。易曰。探賾索隱。賾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又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十功　孳孳爲學。專一嚮進。經月無間。

發明　朱子云。爲學須要剛毅勇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筋骨。劉念臺家塾規云。雞鳴後。神初醒。便須打點

向上如或作或輟。是其可也。**微事**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拄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味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胡安定先生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閱。曰徒亂人意。○陶石簣寄弟君奭書曰。吾於世紛稍澹。質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慾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經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澁之苦。○按學有渾全言之者。則爲心行之學。有偏舉言之者。則爲讀書之學。今所**微**事皆主讀書而心性之學亦在矣。◎**凡遇正經書關於人倫日用者。便當心傾服。無一忽略。**經年無間。准記十功。**發明**聖賢經傳。本末巨細兼該。常變經權畢備。然人之知所擇者。只要求自己分上切實補益。爲士庶言。則倫常日用。其要圖矣。外若宇宙之經綸。性天之推究。雖具於經傳之中。有非才智者不能也。功過格特舉此條。欲使人眞得讀書之益。莫有踰於人倫日用間耳。○勞曾三曰。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此言極爲警切。

三十功士子負英敏才質。能奮然不專事科舉。深心研

求古聖賢學術經濟。經年無間准記二十功。發明勞

資品。迥然有異。便謂之才。不知此是天生。於人何與。且種萬不同。皆是自然而成。偶然寄託。豈可竊之以爲能乎。夫惟據此爲能。而古今之以才壞者。始不可救矣。才如五穀美種。若要養人。還有許多工夫在。○朱子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至於國家歷年行事之迹。又各有史。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頗或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豈可舍此而不觀也。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序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國家以經術取士。率天下之人。莫不從事於聖賢之書。然世之學者。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搆文。競爲浮華虛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求其實心實學者蓋鮮也。歸震川先生有訓誡其子弟之文。其言懇至而激切。謹錄其畧曰。諸君所學者。辭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行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我心之理。夫取我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我前。獨能頑然無愧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我心之理而會之聖人之意。以書之旨而証我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倣傚。更以通經學古爲拙。惟此學流傳。敗壞

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大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畔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酬豢富貴蕩無廉耻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能留心聖賢者乃不愧士人之稱而昂然列四民之上呂涇野先生云若見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個人都是事業嗚呼惟如是而後可以不拂而食不織而衣實有其通功易事於民間也

三十功　擇理務求切近不尚虛玄不泛泛博　發明　黃勉齋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曹端修曰讀聖賢之言要當常就己身接物應事處體驗之斯有以確見其味自覺一語會心觸發無盡惟親切則有味也○愚謂佩守兩先生言則讀書擇理不患不切近矣　附錄　程明道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弊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此見虛玄之不足尚也○王陽明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毒漸淡於人之心髓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數語抉發學人之病可謂痛切

詳盡此言泛博之不可矜也。◎於聖賢經傳實有得者時時溫繹

勿令廢置 發明 朱子曰。讀書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意味長便愛用。牢。因亦不可信口依希畧綽說過。須是心曉。又曰。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曰。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吳康齋曰。心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亦可以養心

五十功 **諳練經濟。出可用世。** 一件爲五十功。 發明 自儆舉中進士。求富貴。頁當門戶。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行俗名立。得志爲官。便要興朝廷理政事。與百姓興利除害。建德立功。所以初學時。就要教他走這條正經門路。不然。素無積學操守。不爲貪汚殘忍。即假手左右。其不喪身滅名者鮮矣。○楊慈湖曰。我家子弟。或發科第。未可遽然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九泉乃祖。於此可無憾矣。○伊川先生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今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級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廣義 或問朱子。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朱子蓋恐人馳騖其心而忘於本原之學故爲此說以防救之要之諳練經濟實學者之所不可已也使以其純然誠正之心而理會於此隨事通達實能以坐言起行詎非治朝之倚賴哉

百功　讀書窮理循循深造克成明通博達應問不窮。發明

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呂本中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廣義胡敬齋曰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於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眞能窮理不足貴也○愚讀白文循循深造一語極有會心益有意此條者只當依守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而近思尤爲眞實受用工夫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朱子極賞此言謂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就那近傍曉得處挨將去如升階然由第一級進到第二級以及第三級第四級逐漸踏實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

跳到第三級。舉步潤了。便費力。如行遠程。亦是先過一鋪。再歷一鋪。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雖萬里長安。自然漸次可到。守此以爲循循深造所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也。此學問要訣。能使心神暇豫而功力精專。逐日逐時皆是得用。或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若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如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史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故須博學而篤志。然又須切問而近思。就此推將去。不令此心泛濫走作。愚謂通致知一條總不離此意。

三百功　生平爲學嚴辨義利之關審擇趨嚮無所苟且。

發明　張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利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此乃能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益聖學無所爲而然也。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善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朱子亦謂辨義利是學者切己工夫。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覺錯用工夫。○雜念卷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今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爲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

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僻。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我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我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乎。

千功　透徹聖賢理道直下承當爲功後學發明

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不實。見試看暗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話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成就一个是而已。○劉念臺先生曰。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今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一个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至貴。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人完其所爲人。而我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即聖人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

若見不及此。便謂之自暴自棄。○陳白沙先生曰。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然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蓄衣服。能行慾淫。慾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三百過 授徒傳業於聖賢經傳。不能精明確實。徒爲襲取應人。蔽錮學者天姿。發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蔡敬軒曰。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爲講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爲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葉静歐君曰。善說書者。不須風搆講章。只隨人問處。便自陳題發揮。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若吾心無源可逢。只取給於口。終不成語。況誦習講章爲說書應答之用。此之取給於口者又下矣。

百過 讀書忽略理道。不肯潛心講究。不能身體力行。發明

伊川先生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而異端不與焉。一曰訓詁之學。一曰文章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又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內。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陽明先生幼時。謂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亦讀書登第耳。先生曰。登第豈第一事

惟讀書學聖賢耳。○崇脩指要云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所謂能用者。薛文清當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也。郭登詠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原來全不知書意。枉向書中過一生。○陳弇山曰。天下之衣食在農。天下之教化在士。被發褵衣未耜未可爲農也。必也服勞田畝。深耕易耨。使天地無遺利於民間。而天下之衣食有賴。此農之所以可貴也。服衣冠識書史。未可爲士也。必也脩明禮法。整躬導物。使君相得垂拱於朝右。而天下之教化常行。此士之所以可貴也。農有農之業。天下寧有農而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可號於人曰農者乎。則寧有士而不行仁義。不法聖賢。可號於人曰士者乎。顧農不可以爲爲。而士每易於貌附。名爲士者。此比而是。實爲士者。千百之中不獲一焉。夫有士之名。無士之實。則天下爲貴有士。而士亦何以異於遊民哉。且夫所謂士者。雖四民之一。乃公卿大夫所由出也。名具而實亡。豈止暴棄一身。抑將殃禍天下。甚矣士不可不求其實也。然欲盡士之實。不外讀書而已。讀書者脩己之端而不可視爲利己之資。而不可挾爲凌人之具。其猶農者。其書思夢想無非以賣國欺君。虐民肥己爲事。而聊借讀書以爲之徑。相傳有敲門瓦之說。士而如此。此所謂民賊也。其高超者。亦不過吟風弄月。以詩酒爲生涯。以文詞爲託業。自詡風流儒雅。此輩雖無心害人。而未嘗有心利世。徒以耗損天下之衣食。亦不免爲民蠹。求其潛心考究。身體力行者。有幾人哉。橫渠先生有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嗚呼。士之職蓋如

是其重且大矣。不然。天地之間。曷貴有士。而士亦何以安亭夫民之食也。◎借講學以邀名。實無意於窮理。眞得。發明程子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問當於行事。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所深排力詆。又曰。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拋談學問。若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高景逸與李見羅書曰。凡學問眞切下手。自無閒口說閒話。夫年向先生說格說致。仔細檢點意念起處。總屬爲先儒分疏。假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己原不相干。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木上去。終日論辨。以爲無一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盧山之戴有老儒杜丁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丁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其於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有得。又烏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丁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又有周自牧者。嘗曰。講學多端。盡是虛空架子。只守住孔夫子。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終身依據。而行。豈不切實的當。與杜丁翁同一見地。○朱子嘗從李先生受學。專精潛默。論難輒造微。初頗陳說理道。李先生曰。公懸空理會得種種理道。而眼

而前事不理會何也此道無他巧但就日用間平實處做工夫便見 【質說】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片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遽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即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學者謹佩斯訓方是窮理眞得 ◎經史未嘗貫穿輕爲著書。 【發明】胡敬齋曰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淫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聿脩胡冶生民所賴救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高景逸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

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公之後世總亦出於不忍之心非文詞何用

五十過百命儒者浪慕服官於聖賢用世經術胸中毫無所得。 【發明】呂叔簡曰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目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脩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在求薦舉仕者本分事在求陞遷夫然上安得有政事下安得有學問 【徵事】徐武公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功職在文字事

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主端毅公嘗問蔡虛齋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虛齋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疏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群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歐陽文忠與宮談論惟言政事張舜民怪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曲直大都以直爲曲以曲爲直違法狗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只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從此誓心過事加謹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

三事以此自將以入望我必以我爲韓墨致身以我自命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力耳○蔡虛齋窘窶嘗曰欲爲一世經綸手應讀數編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易餒空勞皓首作甲儒○通三才之謂儒常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已責人吳忠節公諱麟徵堂上之柱聯也誠以儒者自命蓋若是其鄭重不苟哉

附錄 陸道威曰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貪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恥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霄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

富貴者。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富貴。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尚安可不知自處。◎津津於詞章之學。以自標許。

袁明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伊川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但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而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又曰。作文大忌。玩物喪志。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終成癖。文似相如大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胡敬齋曰。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又曰。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唐荊川與馮午山書曰。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眞精神透露。如有眞精神。雖拙且滯。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奇論平。論濃論淡。但窺其眞精神所向。如肯說理。肯用意。必是眞寶舉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掇取浮華。必是作僞小人。此是關卷大關鍵。又與蔡子木書曰。兄以聰明絕世之資。而消磨劍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蹔雀而已。亦可惜也。倘兄以爲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也。○許魯齋曰。三綱五常。并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

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矣。今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胥壞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尊可責以叔敖之事。文人與優孟何異。又曰。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職分之有著。不可自恣也。職分之而慢人之。職。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甑甑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乎 黃義

伊川先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四字。愛然爲天地間。一蠹。劉震川曰。伊川云浪度歲月四字。人當時刻省察。念衣食所自來。耕夫織婦。何等艱苦。安坐享之。作何消受。博奕之類。不肖者爲之。固無足論矣。奇見後生子弟。不士不民。鮮衣美食。寫歎行不整。齊之宇。習幾句詞聲口之詩。自負於雅人韻士。出遇同儕。或三或五。恢諧談論。明窓淨几之下。不覺倏過一日。何嘗有一毫利益人處。如此等流。舉目皆是。遍天下之治。烏可得乎。○居業錄載一事云。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窓壁。此儒喫憫。先生曰。即不糊窓。更有何用。此言可發深省

三十過 學術荒昧不發恥心自勉 發明 韓從善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顏

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廢蕪矣然人有以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卿五十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遂登丞相宋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王端毅公恕嘗曰我垂老益知學不可已時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必揆之矩度可見前輩雖立名建業之後猶不忘學也○婁登名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誦讀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

朝陽之暉猶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期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士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晚桑榆有悔此僧多矣 附錄 祝無功

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之年方日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黎黑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纊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顧東江舉王子解元北上寄同學一書紀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猷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

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偕。兼值和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陰沍寒。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窓。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勢。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

廣義 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更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略無一精求 發明

呂叔簡曰。事事有實際。物物有至理。今之學者。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詞。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可哀哉。○薛敬軒曰。爲學不是虛談道理。須於應接事物處隨處詳審。每日不間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力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善處事物。究於實際。何補。○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先賢用心不苟。大都如是。

事 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

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閽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莫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丞下馬隨衆呼萬歲。公喟然嘆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嗚呼。此可以見公之抑已留心矣。

三十過讀書不立見徒為泛涉。為明

朱子曰。凡學須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此言為學必先立主見也。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今其寬心元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窮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又見為學當識大本。勿容以支離瑣碎困憊其心。所謂主見者在此。故朱子曰。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合住手處。亦可惜。又云。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熟體朱夫子言讀書之法。自得頭腦。為約為博。皆有切實受用處也。○薛敬軒曰。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為心術之害也。○蔡虛齋曰。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

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毫
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皐契輩生今世
一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耳。○何
于元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
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
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讀書偏設

意見。致失正理。發明

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
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
壻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
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範山氣窄。
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聖人本意
○朱子曰。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若有所見。不可
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
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學者須是多讀書
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方是。又曰。人看文字
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
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
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
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
一破此病。隨事省察。○又曰。今學者不曾看文字。多是
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
把已意援說將去。病痛
事在這上。不可不戒

十過 學問不務漸進。躁念躐求。終於無效。發明

朱子曰。
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
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採其

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專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益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工夫使意思窒塞無充洽之致。

發明 朱子曰。今人多是向前纔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的。不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又曰。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凡此皆言溫

習之功不可忽置也。◎一生懶於考問。致學術多疑未徹。恥於下問者同發明橫渠先生謂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亭終身不知。○謝上蔡語錄或問有言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戕。耳此言何如。先生曰是也。謂同坐諸于曰。須切記此語。廣義學術未徹。固貴於問。尤貴於思。問而不思。仍無益也。邵康節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竟其說。好問者又當識此意也。○朱子曰。向來從師。一日聞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愚哉。

五過 喜看一淫穢詩詞小說發明艷俗小說足以導淫誨盜。苟或遇之。當以酖毒相視。即與焚燒。勿令留存。以陷害人。因徇不棄。已爲過矣。而此喜字。病根尤大。每見人讀正經書。輒不數紙。欠伸欲臥。而看戲文小說。常廢寢食。不終卷不止。嗚呼。人心之樂蕩佚而畏繩檢也如此。其品行尚可問哉。

三過 善書當前不肯看。發明人惟無有把持。每易墮落穽中也。得而觀之。幸莫大焉。而乃當前不肯看。非惡之也。蓋有畏而不敢近之意焉。譬猶兒童好蠻。畏父師之嚴範。因鬼積孽。畏照鏡之高懸。不知此爲自欺。不堪思其究竟。盍亦乘我得爲之時。藉此善書。可以

生悔藉此善書可以圖補脫離坑窞冲舉神霄無邊受用皆善書有以啓之奈何惘惘而自錯也 ◎

聞人善言漫然不入耳

發明 薛文清曰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

一過讀聖賢經傳不專誠

發明 呂東萊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明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黃勉齋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心平氣定端莊嚴肅須以我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 ◎

讀聖賢經傳不肯細心粗曉大意自謂已足

發明 朱子曰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又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深入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庶幾心與理會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 附錄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硃抹處太煩再用墨筆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

玩味。胸中自是。洒落愚按凡讀書。皆當用此法。所謂一層進一層也。◎遇古人德行可法處無慕效心。附錄楊忠愍公遺筆訓子謂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改。見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論辨偏執已見不服善。一義一過。發明朱子曰。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个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个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个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个合。◎不知之事妄認爲知。發明蓋覽大處恰嚴毅處

篤實之心者。毋易犯之。然其病有二。未嘗審度。漫然出口。此爲輕浮。抑或自出臆見。懸判短長。而其實非有眞知。此爲專愎。苟能沉潛縝密。用心於內。寧有此乎。附錄座右編曰。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典論類者。往往然矣。此病俗儒尤甚。

存心脩身之二總論

人行事之善惡。無不由心。而凡人之心。大槩易放而難存。多危而少安。是以聖賢學問。莫嚴於治心。未有不能治心而可信諸行事者也。格中訓誡諄詳。無非切示人以治心

之法。要使動念發慮。常自覺察。善則培養而滋長之。惡則剗削而消磨之。務令一心之內。洞然光明。無纖毫私僞容於其間。則進退周旋。何往而非至善乎。

二功

發念不苟。有惡必覺。覺輒掃除。發明奉持功過格者。尤當謹守此條。

是爲頂門要關。此關不曾牢把得定。逐處皆有疎虞。若能於此用全副精神痛猛下工夫。則一振領而全裘皆舉矣。益莫要莫切之功也。其著眼加意焉。○周子通書曰。幾善惡。朱子曰。幾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又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薛敬軒先生曰。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爲學到要當於妄念起處。遏絕之。○大慧禪師曰。學道之人。每日於十二時中。遇物應緣之處。不得令惡念相續。苟或照顧不著。偶起惡念。便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隨他相續不斷。則障道結業。神嗔鬼責矣。○魏莊渠先生曰。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巍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清明之都。邪穢汚濁塡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僞一箇巧於爲惡之靈蟲。反不若禽獸之蠢蟲矣。**贊義**或問邪僻之朱子曰。只是覺得不當思慮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

行。但纔要行時便莫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荳。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荳。初時白少黑多。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荳。最後則雖白荳亦無之矣。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耐煩脩治身心。所以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游游蕩蕩。無下工夫處。○或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程子曰。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曰。晒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胡敬齋先生曰。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祖渠先生曰。但覺思慮不齊。但截之使齊。並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截。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是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靜坐時能默觀心體。或切己自反。隨所疑處體究。一時一功。稍有游思妄念。不得記功。(愛明)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高景逸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慾。定心氣。覩坐却是定。心氣之法。○又曰。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

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
得天機流暢不可空持硬守也 ◎平居有所慕悅
之機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慾先儒
曰慾心一動如火自焚 薛敬軒曰慾得福生於
隨以義命禁止之 發明 劉向曰禍生於慾便思禮義以勝之此室慾之要也 ◎
居常受享隨遇知足安分樂天 一念一切受值知足
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之曰先生所
以爲樂者何也期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
惟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
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既年九十
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
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金溪胡九韶
從吳康齋學易造詣脩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
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
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
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飢寒又幸床無病人獄
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聞鐘集曰人生無病即是福
無事即是樂福不自知其福惟有病乃知無病之真
福也樂不自知其樂惟有事乃慕無事之真樂也 ◎富貴懷盛滿懼 一念一功 發明
薛敬軒曰日中則昃月滿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
又曰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
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
已無及矣 ◎處不得意時善自排遣 發明 座右編曰凡遇
不得意時試取其更

甚者譬之心坎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朱子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愚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綠 勿掃集云折膠鑠金雖累變於歲時熱惱清冷原只在於心境又云無事而憂對境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什麼銅床鐵柱刀山劒樹也又云清閒無事坐臥隨心雖麤衣淡食自有一段眞趣紛擾不寧憂患纏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是皆有得之言人之未能排遣者宜書爲座銘

◎見人榮華顯赫無歆羨心

發明 周子通書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鉄視軒冕塵視金玉其車無加焉爾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皆外物所搖動如塵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莊渠先生曰模索恬澹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僞薰灼盡鑠其天眞矣

徵事 太原王覇連徵不仕妻輔以成名始覇與令狐子伯爲友子伯仕爲楚相遣其子奉書存覇車服騎從甚都覇子耕於野聞賓至則投耒歸見令狐子伯不能仰視覇感而自慚客去快快臥不起妻問故覇嘯不肯告既乃言曰吾與子伯少善厚如一人今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儀而我兒蓬髮垢足未嘗習於禮也無以貽之父子恩深自失耳妻曰君見客而自慚吾無以貽之乎覇曰君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少脩高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其宿昔而慚兒女子爲乎覇嘿然起笑曰有是哉終隱不復顧○宋郭延卿以文行著名三十年不至城

市少與張文定呂文穆源張呂作相薦官不就時錢
惟演爲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陽脩爲
推官一日屏騶從同謁之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果
鼓進錢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報申牌府吏牙
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從吏如是之多洙
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更進數杯暨晚辭歸延卿送出曰老病
不能造謁幸勿訝衆等登車寂然如入神仙之境歡
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乎○杜鎬少年登第嘗與
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旁人遂以科名誇之
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詩曰家
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丹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
始覺空門意味長【黃義】嘗愛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安
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悅活可
謂妙喻大凡富貴之人其憂患恐懼勞苦汲皇有較
甚貧賤之人者人每處其外而不察而不知當之者
無足羨也○方正學曰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蓄其
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幸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
覩覩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委尾而側行
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就若不待求
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
之爲美也【附錄】魏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趨附求
利從母楊氏獨否嘗謂承祖母曰姊有二時之榮不
若妹有無憂之樂贈以衣不受曰貧人美衣反招禍
贈以婢則曰家乏食不能給承祖遣車迎之不赴強
抱置車七則大哭曰爾欲殺我內外皆號爲癡婢及
承祖敗戚屬多連坐而癡婢以貧困特原乃泣其早
識云○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沖老而貧跨

驢依涯因發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
破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
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諸以非罪譴而逐之夕
至昭應門元輿收族守謙得免韓山子曰天沐之得
通幸矣而反以亡驅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
禍禍福之局尺寧如此人愼毋以富貴得喪爲欣戚
也○饒州葉雲翼崇禎中以明經遊京師主外戚袁
祐家爲塾傅祐素貧業賣屨破屋蕭然也會崇禎元
年詔選妃祐有女年十四有司推選入宮三日祐以婦言
爲淑妃祐嘗謂雲翼曰是時女入宮三日祐以婦言
往候女服弊衣著破氈嗳喑東華門外不敢入忽青
衣十數內出問曰是袁公者祐不敢應或從旁指
之青衣羣擁余譁曰是矣是矣紛裂余袖箠爲要賞
地余疑夢中睜目視之丙侍十數導余更進賢冠

錦衣金帶入殿賜宴輿蓋排闥簿而出余婦猶未知
入門幾不識余隨有四十餘人願爲奴余曰豈有食
食汝耶曰願自食也曰是破屋者能居汝耶曰官家
即有賜第矣余與婦相顧俱疑夢瞪目視不能自信
其後備邀恩遇進都督宮保子一成童官蔭歲沐賞
賚無算祐自述如此可謂榮矣雲翼南歸祐持手泣
曰君歸蔬食亦安余父子邀國恩厚時事日非未知
所竟嗟乎祐誠識事幾者哉淑妃曾被譖獲譴祐父
子闔門惶懼既而復邀寵祐持盈日益凜凜常憂其
不克終對雲翼之語實由衷也不久京城陷罹酷禍
焉富貴之倏去倏來其不可恃久矣榮華頭赫剎那
電光惟明眼人能識破哉○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

十功

一日間。在在持敬。不起一妄念雜念。發明　薛敬軒曰。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馳騖出入。莫之所止也。人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騖不止。眞病風狂惑之人耳。○胡敬齋曰。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隨至而德敗矣。○易曰。齊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齊。子思成謹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朱子曰。心須令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人之精神。習久自成。若勤緊收拾。眞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黃義　高景逸曰。朱夫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一物不容。一物。曰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常是惺惺。要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魏莊渠曰。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累墜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我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畧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或問敬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朱子曰。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處。賓客去後。敬依舊如無事時。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一日間。凡有發念。

在在省察善惡公私充善去惡無少怠忽。增註發念不苟就一

念之萌動言此條則合舉一日之用功言而其詞氣則似上條主重於克治此條主重於省察要以互文見義耳。案明自警編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檢點不放過便見著力。○朱子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羅東川曰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張橫浦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也。○薛敬軒曰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在而人欲消息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一日

間物來順應未嘗以喜怒哀樂動其心。徵事行夫問

存此心勿為事物所撓朱子曰李先生眞所謂不為事物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等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等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

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
迴。後來却收拾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附錄王少湖
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
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
畧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
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
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夫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
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
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
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
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
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
能一旦
如此。

五十功 待人接物。處事出言。一片至誠心。勿適己意。勿恤人言。經年無間。發明 薛敬軒曰。人於實之一字。當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
進德之地。○魏莊渠曰。聖人欲人常存得這此字好意
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只
是作僞也。附錄 朱子曰。事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
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又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
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
高。然與他人原無干預。亦何必私
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之地乎。

百功

矢志勤敏。不敢有逸樂心。發明

陳幾亭曰。憂勤惕厲四字。反之便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無成。亦爲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溫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兢於塗人。帝王兢於眠庶。○朱子語類。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曰。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故心必令有所主。且如讀書。心便主於讀書。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附錄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甚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藹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爲善常懷未足心。發明

人惟無意聖賢。則已。果其勤以求之。實有無日可自足者。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遷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司馬溫公曰。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莊渠先生與王宗尹書曰。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雖然。願嘯焉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嘖嘖滿人口。固當。由古之人觀之。

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一也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可人集曰嘗觀夫子一生子臣弟友皆云未能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初非謙詞蓋量愈大心愈虛實見世間有不盡分處常人稍能自樹未有不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所以自矜自能去聖愈遠前乎夫子如文王之聖望道未見後乎夫子如顏子之賢若無若虛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端在於斯不足則足足則不足省之省之

觸境便思及窮獨人常懷拯厄扶困心發明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附錄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桮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巾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廣義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陳弁山續云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己於人必有所害皆是確至語能念人者斯爲君子惟知己者必爲小人一念公私之辨積善積惡眞是霄淵也○鄭弘微時採薪白鶴山得一遺囊不敢發頃有人索取弘即與之問弘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商風暮北風其人嘉嘆而去自此旦暮之間風輒中人意至今俗呼鄭公風後爲相夫所謂利濟人之念隨地隨事無往不寓嘗觀陰晴風雨之際人之咨嗟嘆望疇獨無

情然無不從爲已起見已所苦則憂之已所利則幸之求其轉念及人益無有也乃若鄭公之用心何其愷悌公溥乎○李光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爲當提拔世人耶爲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爲一身神仙不取益神仙同於聖賢誰不以利人爲亟世有注意神仙而專以其長生不死逍遥自在爲慕無論神仙不可冀即此一念滿腔私已之心已隱然犯過而不覺也

◎學問專務爲已無徃求速得之心 發明 此即聖人先事後得之訓

也凡之有志於學者惟自返十二時中不令空閒蕩佚專勤無間循循積之自然月新歲異若遽以期待之意存於胸中則必有中廢之憂與襲取之病故先輩之指示學者謂但當自盡己職以期不愧於心而效驗之遲速則聽之誠至論也○朱子曰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須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又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敬齋先生曰近日學者便要等滋味等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方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張子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徃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終身以實行自勗

絕無立名喜譽之心。發明 濂溪先生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illegible]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陽明先生曰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矣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矣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附錄** 董公朴泰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遺僕候公官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賑飢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故寧甚募工費何能辦日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袁了凡曰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盛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三百功　一生坦然無私。發明 薛敬軒先生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蔡虛齋先生客箴曰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亦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徵事** 范文正在鄧鄧人賈贇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贇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之而不盡○徐節孝初見胡安定安定先生頭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眞公即悟曰頭容

要直。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裴晉公嘗自題像贊云。汝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爲將。胡爲相。一點眞心丹青莫狀。以觀晉公生平。誠不愧也。附錄朱子曰。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衍易。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于嘗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疏暢明達。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洪泥。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胡君誠曰。君子入臆洞達。小人好設城府。方寸之地。城府不徹。因而劒戟生焉。其所以匿己而圖人者。蓋不勝機變工巧之術。而徒以自病其心。何若坦坦而行。心安日休也乎。◎終身恬淡

寡欲 徹事

文潞公致仕歸洛。八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傅稱呂正獻公自少講學。節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一切無所好。○胡文定稱楊龜山先生曰。安國從公游三十年。見其蔬食甘脆。若皆可。於口。而未嘗有所嗜也。狐貉縕袍。若皆適於體。而未嘗有所擇也。敝廬一夏屋。若皆託宿。然未嘗有羨。而求安也。老之將至。況伏下僚。于孫滿前。每食不飽。而未嘗改其樂也。龐義

程子曰。人於天理皆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南軒曰。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

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薛敬軒曰。寡欲。省多少勞攘。逐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陳元誠曰。學者須判別臭腐神奇。超乎萬物之表。與天地游。則清明在躬。汨於私慾。墮落利欲坑塹。則滿體皆血肉腥臊矣。○顧涇陽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萬病。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崇。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力。○陳幾亭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痴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痴。○又曰。高景逸先生云。其病本在忘。○又曰。高景逸先生云。則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恪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不潔既已受汚。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不潔漫者猶恐少留垢痕。是故見欲而亡心。況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一生順理應務。心志安寧。絕無趨避計較之情。

資明 居業錄云。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我豈苟哉。此范公有胞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又云。人之作事。只要盡其當然之分。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又云。學者去得一个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錄 龜山語錄云。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師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

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我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百過 生平未嘗積功德自負不猶人。**發明** 袁了凡曰人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然則世之自以爲有功寡過者誠何意乎至於負才自滿者其責備當更難寬也○勞曾三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若士大夫僅不貪官不愛錢邪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上天生我之意此語深足令等閒自負者儆醒

◎名位人沾沾有自尊心。**增訛** 按此條連上一條即龐神記所謂高已卑人念也格中條例無不予人以細細檢點此則渾舉百過應必於逐次記過外又加記者。**徵事** 羅念菴廷試第一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吾壻幹此大事念菴頎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何足爲大也是日猶袖米偕黃落村何善山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潛鱗長曰念菴先生言某及第謁見魏莊渠公公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爲榮默坐終日私心悚然念菴固眞能不以一第爲榮者而莊渠公復警策之如此可見前輩以道相期許視科第不足爲有無也今人纔得一第便矜詡於鄉黨視一切爲不如者當以念菴爲師庶令人可想見其高標矣

念菴先生又嘗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

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非深於克己工夫者不能爲此言也○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噫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不足齒於士許矣○輿望不屬而徒自尊爲哉亦可强矣○陳仲醇曰司馬温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不識爾○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倪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遣解之倪尚書爲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僕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温公之風得毋汗顏乎○近有一縉紳某謁水月和尚水月漫無所答但呵呵大笑曰君生平惟有一進士在胸中而今却不是進士的時月了某聞言若失歸家不久隨病亡愚謂水月此言凡爲縉紳者共宜內省也○鄭禮臣初入史館偶燕集氣凌同席席上諸人甚滅歡笑有放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德色念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陽李承寵亦嘗爲之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酉飲滿自罰○座右編曰

寒士一經遷擢。遂忘寒士之體。既經鐫削。仍作貴倨之容。夫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與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己有。亦可笑矣。宋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呂叔簡曰。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凉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凉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凉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附錄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詔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謂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賀之。公但唯唯。卒無一言。既復使人至廚中問。今日有無宴客。亦寂無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日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貴顯。然其風望不爲泰。昌今奉朝請。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可涕泣否。錢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嘗有乘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嗟乎。彼沾沾以名位自尊者。其此心腸安得不貪戀爵祿。聖人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將

從此出。人可自居於鄙夫而不之省哉。廣義 孫愼行曰。近世士看得得失利害太重。有官於朝。去便如泰山欲推。寧以身名狥。至敗辱不顧。觀傷大年避丁謂害。豈不豁落大年於謂未嘗怨除也。見謂相。輒以親疾辭。避居陽翟。此時留未爲不義。去未見有名。然而奮不終日者。必見謂之幾微。終有柄鑿下相能故。近世士或一遭黜斥。自嗚惟恐不亟。嘗人惟恐不深。夫士君子苟非有急上人之心。則固無不可安之境。曾不思吾之官也。曩亦有未官時乎。又不思如我之年之才而終不得者豈少哉。得之便駭駭無已。有身可屈而位必不可下。名可敗而階必不可捐者。此何爲也。自世道交喪。擠人者不問賢愚。惟異同之見。擠於人者不問好醜。惟升沉之見。朝廷所以喧譁。政事所以舛錯。皆由於此。

五十過 聞人作福作威之舉。不悚然切戒。有快羨效尤

心徵事 陳琰塘曰。正德己卯。予北上。至漸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我輩也。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余薄責家人。諭遣上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貴人。忽怒罵曰。叫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刼。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歎其能。某亦揚揚得意。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以考察。謫爲沔丞。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今其家且狼藉不忍聞矣。然則惡人惡事。其可慕之乎。即此一念。莫謂其過之尚隱。正乃墮入地獄之根苗也。○呂涇野先生云。我生平無所長。只是守拙。

不改。藐藐以安貧寡過。爲訓。先生卓然爲名臣大儒。而其言如此。守拙兩字。士君子宜銘佩之。附錄施愚山註。感應篇以惡爲能。忍作殘害二句曰。以惡爲能。說盡兇人惡根。此輩晝思夜夢。無非作惡害人。止道忠厚沒用。陰毒多能耳。惟能。故忍也。嗟乎。豈知其能殺身能絕子孫。能墮百千惡劫。皆此能人之所爲哉。

◎德不稱福不思悚懼

發明國語曰。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王潛夫曰。無德而富貴者。固可須臾。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予。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毋受禍焉。附錄趙襄子使人伐狄。拔其兩城。有憂色。侍者曰。勝狄。可喜而有色。不怡。何也。襄子曰。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士。爲能持勝。

十過

假公遂私意隱然自喜。增註

雖與衆出力。名則爲公。實則爲私。只在一念間之心。重於爲人。且反得虛名也。若爲地方除一大惡。可爲過。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益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

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賢大公之心。絕不相似。附錄 安福鄒子尹喜聲譽有才畧凡有善事皆其倡首人都稱之禹曆乙卯病故至閻君殿前意快快不服閻君曰汝以生平多行善事。謂可自負耶。汝所行之善大概有名可播彰者。即勇爲之。其實心陰行者蓋甚少也。命吏檢簿示之。凡所爲者心事開註鑿鑿。子尹愧服。復懇閻君曰。爲我遍告諸親戚朋友之爲善者。不可求名利心。宜中必以至誠發出者爲重也。因詳勑家事。翼日告終。

五過　善行未深躁心希望福報。發明 在乎人謂之妄念。在爲善者謂之躁心。妄念由於愚昧。躁心似乎要天。故記過特重焉。○明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不當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當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馮瀛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三過　一日間不操持此心。使昏惘馳逐。放蕩無歸。發明 朱在菴曰。今日多才之人。自逃神識。不悟本性。萬緣膠擾。八面應酬。一念未去。一念復來。如風在空中。無依止處。如石壓草上。旋生。那得有專心爲善的日子。豈不深可惜哉。○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尊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晦菴先生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又曰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使截斷了提撕此心今在此又曰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裏得如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薛敬軒曰心無須臾閒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又曰偶見伶人於三層桌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伶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伶且然君子學道必當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胡敬齋曰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高景逸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煆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又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我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朱子語類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眞个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

起。思慮息。◎有意爲虛僞不猛省一次三過 徵事 陳忠肅公瓘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何爲有此問也。○司馬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當時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洒州不見大聖。何以感人至此。亦曰惟誠而已。○溫公曰。曲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奪衣攜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附 錄 徐伯同曰。人必不可欺。亦是此理本一處。惟理一。則我不能巧爲出入。人亦便能見之。所以立誠一事。最簡易而恒久。若以私意巧詐。欲濟快心之事。又欲托之於公道正理。謂足逞已服人。萬萬不能。何者其機局情態。與公心順理者。必自不同。人亦不必明理。但推究本末。較量前後。自能看破。既破之後。若又欲強詞飾辨。終是支離偏曲。不爲悅。則爲遁。轉見窮屈。而喪名敗節。莫此爲甚矣。元位之人。與自喜之士。往往蹈之。過先儒戒之切矣。然常有情勢所在。不得不稍用其曲折者。於情於勢而合。即其於理而合。此處又當審思。昔劉器之爲洛州司法參軍。有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將按之。問公。公爲諱。令司戶自解。綬歸。已悔之。曰是非妄語乎。吾其違溫公教矣。數日夕不懌。後讀楊子法言云。君子避碍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是而後可。以劉先生之篤意於誠。而爲親者諱。有不期其然而出之。是蓋情之所自至。即理之所可通者也。不然。聖人何以謂父子相隱之謂直哉。然劉先生尤

妙在念使之自解綬歸。至於平日之規箴勸諫。亦不言可知。蓋為之諱者天理。阿從而曲庇之。則非天理矣。

◎未得志忠慕得志時受用一念三過

人苟置身士林。則致君澤民。係其職分所謂得志者。得遂其用世之志也。乃今之為士者。寒窓孤苦。冀倖一第。不過曰欲置產耳。欲造園耳。欲廣收婢僕耳。欲豐衣足食。安居逸樂耳。欲冠蓋出入。炫耀閭里耳。嗟乎。使在上者盡如是人。則君誰與為國。民誰為仰賴。國家所為簡拔英賢。不惜重賚以籠之者。何意乎。莫大之孽。總由此一念積之。功過格僅記參過。恐猶為忽詞也。○陸公桀曰。予為諸生時。見同學一友負才傲物。一日群會於友人齋頭。共論居官不可輕賤小民。此友大聲言曰。誰叫他做了百姓。受苦固其分也。又謂登第後不要錢財。身家何從養活。且畢生讀書勤苦。甚為多事。座中有持正者力與之辨。此友辭屈。乃曰。看汝做官。貞正愛民如子。一文不要也。不歡而散。後此友屢試不售。三子皆聰慧勤學。相繼早亡。妻以悲哀病卒。晚年困憊不堪。可見吾人立心。陰不可背於聖賢之訓也。愚謂此友不過一已受用之心。揆以至於不復恤人。虛抱此心。卒不得受用於一日。竟以困死。良可憫哉。○徐伯同曰。交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嗚呼。養已已非古矣。若更賊民蠹國。尚可言仕乎。然當知賊民蠹國。亦竟是養已一念所至也。○陶文懿公嘗語人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今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孽。尚不能贖萬一。憶昔以差出京。往還凡幾千里。水陸役夫若干人。今念茲小民皆人子也。炎天淋汗如雨。嚴冬衝冒風雪。由此陪頓道路。以填溝壑者。何

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能無惕然乎。夫苟存陶公之心。則一已受用之念。不待禁抑自不起矣。徵事

王沂公聘中三元。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張垂崖知益州。李畋侍廉下。謂公寢禪室不如。公笑曰。吾向及第寄傳霖逸詩云。前來失脚下漁蹊。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軺肥。豈今日之言也。

附錄　陶士行貧時。冬月。母子當蓄敝葛。及貴。母恒縫葛衫。時也。嗟夫。不肖者又將曰。吾正惟不忘蓄葛衫時。不得不汲汲於多。多則富厚也。豈非其貪圖受用之心。爲之哉。○吳忠節公少貧。娶夫人不成禮。四壁蕭然。不設床幃。以竹結繩。施簀其上。婚夕。竹折。公與夫人中夜俱墮地。鄰里傳以爲笑。公後貴顯。遇適意時。即憶及此。瞿然省戒。嘗謂人曰。凡人生平。須記貧苦時事。庶使富貴不能淫。婚夕折足墮地。益寻多也。公斯言與陶母意同。賢哲所見。與庸流自相反也。○畜德錄云。前數十載。士大夫多以富爲諱。爭自濯濯以免公議。今者聞人仕衆必問曰。不寒乎。更誰好向做官人開一聲別樣口。世道循環。不知何日纔轉。◎處艱難困苦一味愁鬱以累其心　徵事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曰。但平生曾絕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發明　倪正父曰。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自增苦。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纏縛。○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

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又曰處患難卽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此說更爲精到。○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卽此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大儒碩論。示人以處困之方者備矣。附

錄　劉元城貶官日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以遠屏自全。公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恣處乎。安世自處有素。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及竄梅州。章惇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必欲殺公爲快。判官迎惇意。疾馳至貶所。悔守遣客告公。勸公自爲計。公神色凝然。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卽依此行。客

密從僕所觀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俄報運判距郡城二十五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則運判一夕嘔血死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蘇子瞻嘗論人才。至公必曰器之眞鐵。漢云

一過發念任適不肯省察。發明　古人云。人之情猶水也。必至奔突。又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御也。小人之强橫而不敢肆志者。衙轡之流浪而不敢攀援者。覺照之功也。故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絶貪慾治妄想

乎。○明道先生遺羅信遠書曰。人之所以爲君子。在不失其本心。要常自點檢。勿使一毫私意間之。斯可到聖賢地位。○橫渠先生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晦菴先生曰。學問須是儆醒。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都不如此。○許魯齋先生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薛敬軒先生曰。人心一息之間。不在天理。即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又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窺引之私。不可不察。○高景逸先生與丁子行書曰。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生只有一个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今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个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門人周彥文問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損德念不制 增註

一字。正克治之功實。以下皆是言不克治之功也。省察之功。即克治南嶽求師不得。忽聞空中彈碁舉頭視之。見二人奕於樹杪。退夫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旁。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浮梁縣令張木疑本縣廟神爲妖。祭以酒。醉而執之。果一老猿。將戮於市。猿俄醒曰。其死固不辭。然數年所積。可以備縣中之缺。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自此百計踪跡。竟不可得矣。嗚呼。一念之邪。應若浮漚。其可不慎歟。發明 邵

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他
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
獨也○薛敬軒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
風疾雨○李端純曰一念之當於理妥於心氣象間
目覺朗明正直淵泓寧而無恐一念之違於理昧於
心氣象間自覺幽昏虛怯對有道而多慚孟夫子以
浩然之氣爲集義所生◎起一好名念不制發明李文靖曰
凡人當可取而駁之也
好名二字可恕以待人不可以自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
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
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無
其利心則一又曰爲名者只是內不足者自無
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只言君子患無
善可稱當汲汲爲善非使人求名也○謝上蔡曰墮

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朱
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
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
莫甚於文章家嘗愛顧氏庭聞遺述一段不可不使
能文立品之士知之○顧氏曰韓侂胄用事嘗築南園
屬楊誠齋爲之記許以掖垣誠齋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
作也侂胄憸邪人誠齋亦一代偉人不可棄記不可
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議
清議元姚燧少時常以所作就正許魯齋許賞其辭
而戒之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
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鈞巽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以魯齋斯言概
彼二子其弗信矣夫○如吳康齋先生亦以石亭一

序。終身暇類許文正言。眞可謂深識遠慮也。

◎喜怒哀樂或過其節。致令此心不正。

發明 胡振安曰喜怒哀樂雖由於我心。而順應而吾心廓然大公之體常在。方爲良止之學。靜亦靜。動亦靜也。若因喜而動。繼之以滋。因樂而動。繼之以荒。因哀而動。繼之以傷。因懼而動。繼之以喪。因怒而動。繼之以遷。因愛而動。繼之以溺。以至未來期待。已去榮擾。皆過也。

附錄 鄺子元曰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一日訪於眞空寺老僧。老僧謂之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貪嗔纏縛。及覆昏惑。不能斷遣。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子元聞其言悚然有醒。自是靜坐養心。不妄思慮。

一月餘疾愈。◎貧賤不能安分。多所希望。一時一過

發明 薛文清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徵事 陽翟杜五郎居城西茅舍。舍前插籬植菜。爲人遛日賣藥。子耕田傭力以給。嘗曰。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忘我。我不忘人。已足。我又何求。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如此處貧賤。不亦坦然安泰然樂乎。自誓

和尚曰安貧守分儉用可免求人好事役心求贏祗以自苦此可常誦也附錄蘇州王百谷翔登才高望重一閣臣邀至私寓密語曰公奇才久屈已爲索關節相贈王喜謝夜夢金甲神曰汝欲壽乎欲中式乎王覺即詣閣臣逆夢并謝別閣臣歎息良久曰近有一邊臣失事願以萬金貸死當令來謁王又夢金甲神曰汝欲壽乎欲萬金乎王覺而喟然歎曰富貴信皆前定不可强也○歸安省祭孫邦華就選北上有姊夫某者亦以省祭赴選得太原府倉官華以候選無闕且束裝歸忽姊夫暴死華乃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在盍使我冒爲之得貲均分何如甥從之華遂赴任任滿共得三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拈鬮則恰補其姊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塾師楊

姓者見一婦人墜銀鐲於石洞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高聲曰此我墜聲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追之不放其人取銀二分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作一夜消可也適有賣魚者楊因買魚沽酒歸令其媳煮之忽隣貓突跳釜上攫以杖撲貓竟啣魚去因覆酒而并盛魚器碎矣人皆憐而笑之○高忠憲公曰余於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計當得部欲告南部以便攜家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至京而舊例忽改乃得行人此語益覺無似至癸巳冬謫潮之揭陽尉途中偶檢程圖見由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瞿然而驚又詢知從閩道徑余戲謂神無如我何業已指閩省而漳而潮矣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從省而東更無水道

勞費非計。欣然從之。不虞其有所謂九龍十八灘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朱子有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又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先生蓋深慨人之莫肯信命而不得爲吾子也。廣義

韓持國與程伊川先生語。嘆曰。此常理。何嘆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不能。則去矣。可矣。黃晦菴謂讀先生語。可以順運席牖濱曰。歎老嗟貧。一切許多念慮總是自尋煩惱。昔人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却是至理。○富貴有未足念。發明

溫公曰。人情每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所不至矣。○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崇脩指要曰。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猶煩惱。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求人之產贖。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附錄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遶。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一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溟涬子居鄉。見楊瘦修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

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巨萬。貧民日屢糟糠。紈綺于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姬毗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氷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考德疎忽馳意

顯榮。姿明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稍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黃勉齋先生曰。古之君子。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後之君子。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幸而得志。嗄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不能以終日矣。○張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夫惟事於衣食之間。燕遊之樂。宜其汲汲於顯榮也哉。徵事有一士負才。屢試不售。憤憤不平。叩一道者。謂生平無大過惡。何不獲邀天之盼。道者曰。天之待君厚矣。身爲男子。且又識字能文。半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有妻有正。多何。乃云不獲。邀天之盼乎。士曰。子言固也。但爲士者。孰不欲遇。求遇不遂。雖孔孟不能無抑鬱。道士笑曰。然則君之陰功大矣。必發無疑。懷抱經濟。代天以憂天下蒼生。如孔孟之皇皇求遇。唯恐不得。存心何其大也。不發於身。必發於後。老人拭目以俟之矣。士慚而退。自是不敢怨憤。并痛抑私念。中一榜。愚按

此上。當是君子中人。故能聞言即悔。至若道人。其眞長於誕諭者乎。願以此普告天下之急於求仕者。

義鄂西張先生訓子詞曰。人生世間。有自己性分。如孝親敬長忠君信友之類。可勉力自盡。其餘功名富貴。一切世緣上事。凡在身外者。皆有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與。古之聖賢。於此處見得分曉。所以只從性分上。切實用功。用得一分。則有一分之益。至於身外之物。則若浮雲過前。畧不動心。所以終日坦蕩。不尤無人。而不自得也。小人則異乎是。只見世間富貴功利之足以榮身肥家。日夜急急求之。惟恐不力而卒不可得。或有幸而得者。亦不久失之。動輒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只落得終日戚戚。無箇解脫之期。豈不是自求自取。於人何與。我年踰六十。耳目所覩記。非特功名富貴大事。即一飲食緊會。亦著不得一毫私意。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見得分曉。凡大小事。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一面行去。不要萌箇自私自利之心。循名砥行。所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力行不怠。自然與吉福有覿會處。即使不得也與性分無礙。他日幸而際遇。不論官職崇卑。只從現在職分盡心竭力。以古今賢哲爲師。必使生有益於時。死垂芳於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辜父母責成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決非求之可得。推之可去者。從此立定脚跟。何等受用。反之已而無愧。質之天而皆合。清夜夢魂。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之樂靜裏自當知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是責備人事。非謂人事不盡。耕耨之力。可望有秋。不幸而遇水旱之

災。乃可言數。今若不盡人事。而輒曰自有命在。或行事不能慎始。與人不命以自安焉。則愚莫大矣。嗟嗟賢聖。如孔孟。不能得之。不可爲之天。而擬擬庸流。乃欲妄希不可得之僥。祇見惡鬼神而自速禍敗爾。愼之哉。(○)

造次不自持寒暑不能耐。輒生煩悶自擾其心。

發明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心。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夫是之謂不動心。

徵事 周翠渠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弟舞但不動。益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伊川嘗自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危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高景逸曰。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菁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息痛忽全矣。可見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个主宰定。雖殺身也不知痛。)

附錄 陳眉公曰。余二十年前。閣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牀。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其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勤劬困憊。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羸雜疲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蘇東坡曰。將至曲江。船上灘敢側。篙聲石聲。舉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蓋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二條視程朱之加功者。乃另一方法。

以此導引淺人。尤易曉也。○清江放艾曰。蘇平仲言。吾嘗自安東浮海至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我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人皆戰慄如立氷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者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余謂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

袁義 按人之不能安耐。易生煩擾。尤無如病時。望療治之神速。不勝急迫之心。苦禁忌之拘攣。不勝厭惡之念。一轉而為憂愁。再轉而為尤怨。最後則悲傷涕淚矣。於是祈禱紛紜。醫藥雜亂。往往以偶中之藥而終至於不可救治。孰非自貽伊戚哉。許敬菴先生曰。諸火不靜。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游思妄慮。持此一訣。祛病不難。王陽明先生云。病中快活是工夫。孫子麟謂快活未易言。惟擦字為妙。俗云。誰死無大災也。天如禪師云。病來便把死承。當箇是單傳秘密方。溫寶忠先生曰。病後日尋快活種子。無如信命一著。皆是敬菴先生靜之訣也。治病無如治心。信哉。○魏莊渠先生與余一淸尺牘曰。前歲余病。始純甫入問曰。病中覺有進否。余對他說前此病中使令不如意。輒怒。今不如意。輒怒。此番覺得心氣稍平。不怒矣。前此病中忌欲病好。其實無益。祗增病耳。今次只一味調理。不責效於藥。石。病亦自易好。純甫曰。此二事大難。得後純甫病。余入問。復以此二事告之。純甫深以為然。今復舉似吾兄。伏惟採而納之。不為無補於病云。

纖小利便得矣。 軋

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謂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功夫至此精乎微乎○沈叔晦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發我心志之清濁當夢寐時不能主持則其臨終猶是也昔李太初繁雜罕以攖心居位不求聲譽遇疾沐浴而逝時盛暑停尸七日無穢氣心清之效如此有老僧告歐陽公云古人念念定靜終安得有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有定靜歐公深服其言畫之顛倒形於夢生之顛倒驗於死非其一致者哉

動其心發明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物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黃陶菴曰每維孟敏墮甑不顧聖人之心如止水○若是細事亦足以觀人擺脫得下吾輩試自念直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薛敬軒曰一切外物與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為心病也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又曰簞瓢陋巷之實為物役寒氷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實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洒然

夜息時不能志氣清明夢寐顛倒發明胡振安曰人能志氣清明自然夢寐無訛故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